通典/卷154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示弱示怯示緩聲言擊東其實擊西示形在彼而攻於此示無備設伏取之示強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敗之 ◄

通典
卷一百五十四
兵七　佯敗引退取之偽稱敗怠敵取之引退設伏取之聲言退誘敵破之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設伏引敵鬥襲其營示退乘懈掩襲敵退追奔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兵機務速掩襲甘言厚幣乘懈襲之

► 避銳堅壁持久候隙破之堅壁挫銳不戰挫銳敵飢以持久弊之因敵飢乘其弊而取之因敵三鼓氣衰敗之致敵力疲夾攻敗之陣久疲致敗出其不意擊其不備攻其不整先設備而勝

通典卷第一百五十四

兵七 佯敗引退取之偽稱敗怠敵取之引退設伏取之聲言退誘敵破之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設伏引敵鬥襲其營示退乘懈掩襲敵退追奔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兵機務速掩襲甘言厚幣乘懈襲之

孫子曰：「佯北勿從。」北，奔走也。敵方戰，形勢未衰，便奔走而陣兵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陣兵，從卒亂行者，所以多為變。」

佯敗引退取之
春秋時，晉楚戰於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鬥宜申將左，鬥勃將右。晉裨將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一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者。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眾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側巾反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帥之軍。狐毛、

狐偃以上軍夾攻之，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春秋時，楚將鬥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將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剋。鬥廉衡陣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鬥廉橫陣於其閒，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宵，夜。

戰國秦師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為將，拒秦將王齕恨勿反於長平。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軍，令軍中有敢洩言武安君將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時馬服子與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四十餘萬人降，皆坑之。

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當左，費將軍當右，漢王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後漢初，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以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眾之撓也，一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敗之。

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乃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

為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吐谷渾婆周王率眾逆寧，寧擊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偽稱敗怠敵取之

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玄兵於是大潰。

引退設伏取之

春秋時，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返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於計反，死也。衷，竹仲反。

春秋時，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後漢末，荊州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睹見救至，乃退。

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於廩丘，晉將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於景亭。兗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入於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

十六國夏赫連勃勃進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偽退，伏以待之。興將姚榆生等追，伏兵夾擊，皆擒之。

後魏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設伏兵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岳乃迴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

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牢。四月，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于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　金、秦叔寶，　，五巧反。令尉遲敬德執　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眾大驚撓，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卻，遂引賊以入伏內，李勣等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昨旱反。斬首數百級。

聲言退誘敵破之

後漢西域莎車國王不供，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疏勒諸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茲，龜茲王遣將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諸將及于闐、疏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歸，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鼓聲便發。」眾皆以為然。乃陰緩所擒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龜茲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至雞鳴，馳赴莎車草營，掩覆之，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

十六國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因大泣歎曰：「死中復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雅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蕞，左外反。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鬥，況乾歸而可睹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以一舉滅之。」延不從，戰敗，死之。

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音閣亹，音門。有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

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於懷城，遂進克酒泉。

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宋武帝為將，築城於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宋武獨深慮之。一夜，偃旗匿眾，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宋武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眾大上。宋武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魏太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眾偽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漢王遣將韓信擊趙，趙師拒於井陘。信與趙軍戰良久，棄旗鼓走，趙空壁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騎，持漢赤幟，從閒道依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拔趙幟，立漢幟二千。趙軍既攻信不克，歸營見之，遂驚潰走。

隋末，群盜起，隋將張須陀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萬，須陀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地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卻，必輕來追我。其眾若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燄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卻逐之，大破賊眾。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設伏引敵鬥襲其營

隋末，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眾，遲明渡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密遽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兩軍已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示退乘懈掩襲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驍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後魏將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為副。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剋。

後魏末，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弒，遂舉兵倡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魏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

西魏末，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定能制之。以此還軍，策之上者。」寧曰：「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垂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為。以此觀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眾，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眾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并獲鞏廉王。

隋嵩州烏蠻反，隋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合，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敵退追奔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紀力反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

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及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後周大將晉公護東伐高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眾，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齊人不悟而不追擊耳。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戰銳等隊打賊敗，其駐隊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遙叫作聲援，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趁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

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高齊將段韶與右丞相斛律光率師伐後周，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為然，遂圖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觀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其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眾。

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湲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發起討敵，如鷹鷂之所攫撮也，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不責於人，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眾，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故能擇人而任勢也。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迴避也。方則止，圓則行。任勢自

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言形勢之相因。是以善戰者，其勢險，險，猶疾也。其節短。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卒擊近。勢如　弩，節如發機。在度內不遠，發則中。　，張也。言形勢之　，如弩之張；奔擊之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也。」然用兵之法，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迫，動則生變化。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者至也。故迂其塗，示之遠也。而誘之以利，已外張形勢，迴從遠道，敵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此先知迂直之計者也。是故軍爭為利，眾爭為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舉軍而爭利，則不及。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是故卷甲而趨利，則日夜不處，行不休息。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若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擊鄭，三帥皆獲是也。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而一至；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為擒也。強弱不復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以半至；蹶，猶挫也。前軍之將，以為敵所蹶敗。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走而趨利，三分之二至。以是知軍爭之難。」

兵機務速

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蜀將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音合勸宣王分軍住雍、郿音眉為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邽古攜反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睹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

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安之，紿音殆達。達得書，猶與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搆，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寨以救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閒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水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

十六國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荀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眾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荀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果大敗之。

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揭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萬人，攻萇將姚當城於杏城，萇將雷惡地叛應揭飛，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揭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揭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眾不滿二千，揭飛、惡地眾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揭飛等以萇兵少，盡眾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揭飛眾大潰，斬揭飛。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

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

隋末，高祖義師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非造次

可進，欲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義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爾，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老生。

大唐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杲，其將宗羅　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思歷反　之恕反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沮，無敢進戰。其驍將渾翰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杲遂開門降。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剋也。羅　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盡矣。且其兵眾皆隴西人，一敗被追，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　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成算，諸君盡不見也。」

武太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溫為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渡淮北，親率大眾，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為良算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溫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眾以取洛陽，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亦悔之，所以遂敗。

衛公李靖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掩襲

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今同安郡。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閒，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敝邑，躬率士卒，以為外援。」勳然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音低羊觸藩羸力為反其角，不能退，不能進，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廬江果為策所襲。勳窮蹙，遂奔於曹公。

後漢末，袁紹將許攸降曹公，言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閒道出，人把束蕘薪，所歷道有問者曰：「何之？」曰：「袁公恐曹操掠抄後軍，還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紹故敗。

後漢末，蜀將關羽遣糜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屯陸口，蒙外倍修恩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兵備南郡，恐蒙有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眾還建業，以理病為名。羽聞之，必徹備，徐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易擒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撤備，而悉眾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更衣為商人，以理征棹，達曙兼行，過羽所置屯戍輒縛之，羽遂失驚。師次於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鬥心，稍稍而散。羽竟為吳師所擒，荊州遂平。

東晉末，宋武帝秉政，劉毅為荊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率兵討之，遣裨將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蕃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袞州刺史蕃為副。毅謂為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小將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士，卒之次者。對舸岸上豎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如後有大軍狀。」次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袞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親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曰：「劉袞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至畢後，不見蕃，而

見軍人擔彭排戰具，又遙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煙焰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命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金城內東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鬥，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金城內亦未信裕自來。鎮惡軍人與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鎮惡因命鬥且共語，眾並知劉裕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廳事前陣散潰。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暗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為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死。

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進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澀，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迴，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眾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甚眾，收其牛羊萬餘頭。

甘言厚幣乘懈襲之

東晉初，石勒偽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

梁末，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圖逆，召高梁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危迫，羽檄徵兵遍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眾，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於泉，願且勿行，遣使譎之，曰身疾篤，請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為君取之如反掌耳。」實從之。於是沈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琛貨，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沈氏傳啟，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出迎，沈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沈氏入據其州，盡收其眾。